

历史在这里深思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140周年祭

政协黑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黑河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
黑河市委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五月

北疆重鎮
黑河

胡耀邦 1984年8月題詞

勇於開拓奮發進取把
黑河建設成為經濟繁
榮技術先進的沿邊開放
城市

一九九三年七月廿日 胡石

為愛輝古城題
牢记历史
開創未來

楊尚昆
一九九六年
七月

黑河發展大有
作一為

一九九二年
七月廿二日

世代不忘國耻
發奮建設
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展覽會納歷史陳列館留念

劉瀚海題

一九五九年五月

愛
輝
英
烈

吳學謙

一九五九年

六月十九日

展覽會歷史陳列館

勿忘歷史

振興黑河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

以史為鑒可以
知興衰

呂正操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

دولتمون كوجايىب بىكارمانى
تۆلەنمەسەيلى .

سېماتلەھمەد

۱۹۰۹ يىلى ۵ ئىيۇن

边兴国强

司马义·艾买提

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

爱国强边

李佐生

一九九三年
八月十五日

瑛璋历史陈列馆

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迟浩田
一九九七年
九月七日

我报爱国志士精神
中流砥柱的在羊马线

张华
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

不
忘
國
恥
自
強
不
息

錢偉長

一九五五年八月廿一日

愛
國
安
邦
睦
鄰
興
邊

楊汝岱

一九九五年
七月二十日

歷史的見證

錢偉長

1994年6月13日

前
事
不
忘
後
事
之
師
保
衛
祖
國
唯
有
自
強

庚午夏月 吳階平

國難國恥刻骨不忘
強國富民憂在困難

王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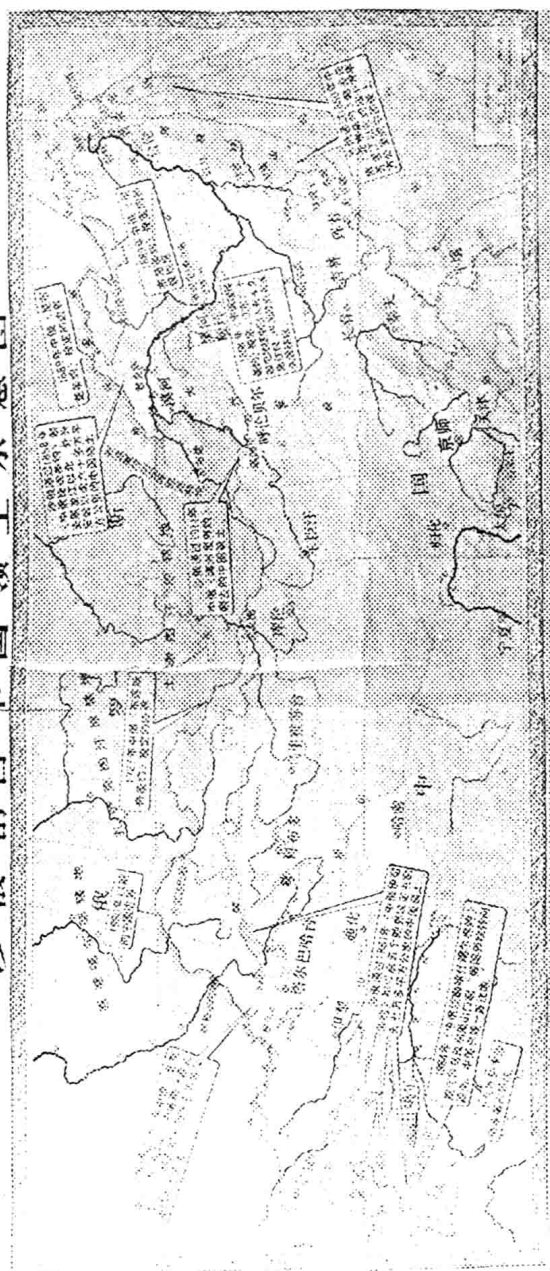
張璋歷史陳列館

愛國主義教育的基礎
經濟建設的沃土

王選中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

沙俄割占中国领土示意图



序

孙作舟

中俄《瑷珲条约》是我国近代史上中国人遭受侵略、凌辱和灾难的铁证。在《瑷珲条约》签订 140 周年之际，出版这本书，意在使人们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思考如何奔向未来。全书鲜明地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主题。

不容篡改的历史是，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89 年由中俄两国政府代表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确定的边界是外兴安岭。1858 年沙俄武装强行入侵黑龙江，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于瑷珲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 6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 4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作为所谓“中俄共管”。1860 年签订的作为中俄《瑷珲条约》续约的中俄《北京条约》又取消了“中俄共管”而为沙俄独占。这样，103 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大地在中国版图上痛然失去了。

我们不会忘记，沙俄 1900 年在中国瑷珲地区制造的震惊世界的血案，即“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以镇压京津义和团运动，保护中东铁路为名，派遣大批军队入侵中国东北，屠杀中国居民，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驱赶到黑龙江中活活淹死，继之侵占黑河，火烧瑷珲，血染龙江，尸横遍野，沙俄暴行激起人民强烈的义愤，爱国清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同侵略者展开了浴血奋战，数百名官兵壮烈殉国。

用当时沙俄《阿穆尔报》一位主编的话说：“俄军攻占瑷琿是逐街逐屋争夺的，若不是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被打败的将是俄国……”

不屈的瑷琿城永存在爱辉世代人民的心中，永载于中华民族的史册。

这本专辑的篇文章、字字句句，都饱含了对丧失国土的痛惜和对侵略者的痛斥，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悲壮生动的历史画面。

今天，当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阔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回顾这段历史，缅怀英雄业绩，会无比珍惜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会更加充满信心地建设中国的未来，在爱辉、黑河的土地上，塑起一座富国兴边强市的丰碑。

谨以此书献给抗击沙俄侵略者的英雄的瑷琿人民，以告慰不屈的英灵永垂不朽！

1998年5月28日

(孙作舟同志系黑龙江省黑河市政协主席)

目 录

| | |
|---|---------------|
| 序 | 孙作舟 |
| 穆拉维约夫匪帮的四次武装入侵 | 祁学俊 (1) |
| 《璦琿条约》签订始末 | 祁学俊 (8) |
| 从《璦琿条约》到《北京条约》 | 韩来兴 (18) |
| 《璦琿条约》和 103 万平方公里国土 | 孟宪钧 (25) |
| 《璦琿条约》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建立 | 祁学俊 (32) |
| 《璦琿条约》签订后的江东六十四屯 | 祁学俊 (37) |
| 《璦琿条约》签订后至清末的黑河与布拉戈维申斯克 间的边境贸易 | 祁学俊 (56) |
| 《璦琿条约》的签订与奕山的历史责任 | 韩来兴 (80) |
| 第 44 任璦琿副都统吉拉明阿 | 韩来兴 (91) |
| 《璦琿条约》的签订与爱绅泰的抗俄活动 | 韩来兴 (96) |
| “庚子俄难”及军民抗击沙俄的斗争 | 王兆明 (109) |
| 熊熊燃烧的抗暴烽火 | 刘邦厚 (117) |
| 寿山将军 | 倪笑春 (136) |
| 抗沙俄名将凤翔 | 韩来兴 (151) |
| 收复失地、治理边疆的杰出爱国者—姚福升 | 韩来兴 (161) |
| “璦琿条约纪念碑”建立经过 | 王兆明 (170) |
| 《璦琿条约》与爱辉历史陈列馆 | 朱玉萍 吴定良 (174) |
| 爱辉历史陈列馆工作感悟 | 朱玉萍 (179) |
| 魁星楼之毁与复建 | 曹国彦 (182) |
| 寻找璦琿 | 刘邦厚 (187) |
| 跋 | 刘邦厚 |

穆拉维约夫匪帮的四次武装入侵

祁学俊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受帝国主义欺侮、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沙皇俄国除取得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同样特权外，还使用武力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割占我国大片领土。在这场罪恶的侵略活动中，穆拉维约夫充当了沙皇政府的马前卒。

穆拉维约夫出身于沙俄上层贵族官僚家庭，父亲曾任御前大臣枢密官。他在贵族士官生学校毕业后，到沙皇军队中服役，参加了沙俄对土耳其的战争和对波兰人民革命的血腥镇压，随后又几次参加屠杀高加索人民的军事远征，成为沙皇政策的坚决推行者，为此也深得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宠信，1841年晋升少将，1847年9月又提拔他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后系统地提出侵略黑龙江主张，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亲自和派人侦察中国沿边和黑龙江一带情况；积极储备军粮和筹措侵华经费；筹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等等。1854年夏季，在穆拉维约夫的直接指挥下，大批俄国兵船运载哥萨克部队，从外贝加尔强行闯入我国黑龙江，揭开了沙俄全面占领黑龙江左岸地区的序幕。

1854年3月下旬，穆拉维约夫，札博林斯基携带给理藩院

咨文前往北京。咨文诡称：为了“防范敌人（指英国）占据我国东部岛屿与大陆领土”。他奉沙皇之命，率领军队取道黑龙江，赶赴太平洋，希望清朝政府不要“误会”。穆拉维约夫不等清朝政府答复便来到前往航行的起点站，石勒喀河畔的小村镇石勒喀札沃德。石勒喀河上早已停泊了为侵略者准备的“额尔古纳号”轮船和76艘载货大划船。^①当地的地方长官及各界代表，纷纷来为侵略者送行，街道上张灯结彩，在教堂上高挂的透明画下写着这样的诗句：

乌拉！尼古拉，我们英明的君王！
你的雄鹰凌云展翅，任意翱翔……
蒙古，勿开口！中国莫争辩！
对于俄国，北京也并非遥远地方！^②

1854年5月26日，穆拉维约夫正式发布入侵黑龙江的出征令，随即亲自率领由第13、14、15西伯利亚边防营组成的远征军近千名，携带火炮、枪枝、弹药和其它军需物资，分乘“额尔古纳号”轮船等70余只船、筏顺石勒喀河下驶。随行的还有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的一些会员。^③当船队驶进黑龙江时，哥萨克兵全体肃立，脱帽、划十字。穆拉维约夫贪婪的舀了一杯黑龙江水，向士兵们祝贺侵入黑龙江的开端。沙俄武装船队到达雅克萨城时，穆拉维约夫第一个跳上河岸。跑到早已被平毁的哥萨克城堡阿尔巴津的废墟^④上凭吊早年沙俄侵略者的亡魂。

6月9日，沙俄武装船队驶近瑗琿。“穆拉维约夫在结雅河口停泊过夜，派遣文官斯维尔别耶夫和瑟切夫斯基驾小船前行。斯维尔别耶夫和瑟切夫斯基把发往北京的咨文抄件呈递给当时代行瑗琿守城官职务的梅勒章京（副都统）胡逊布。瑗琿守城官当时尚未接到本国政府关于俄国人意欲沿阿穆尔河（黑龙江）航行的通知，因此宣称不能允许俄国船队经该城通行。”次日穆拉维约夫亲自前来瑗琿，准备同胡逊布“交涉”，同时窥探当地守军

虚实。临行前，他指示卡尔萨科夫，如果中国方面不放行，“一俟得到他的命令，立即攻城”。^④俄船驶近南岸后胡逊布等上船诘问。穆拉维约夫蛮不讲理，硬说：“本属东面各岛，被英吉利侵占”，他奉命由黑龙江“抄近前往……今不放行，殊非取和之道”，并表示俄船决不退回。胡逊布“坚决不许经过”。^⑤穆拉维约夫不听劝阻，命令俄船强行通过。

《瑗瑛县志》对俄船通过瑗瑛有这样的记载：“咸丰四年俄罗斯大集兵队，俄首穆力裴岳夫亲带大小轮船二只，并扎木排载有马队、炮兵数千，瑗中尚未知觉。幸有上游边卡佐领桂庆星夜进城飞报，人民仓惶无所措乎。而官署一时备防不及，仅以现在之兵移置将军、神威等炮于城东江岸。彼时清副都统安带兵出征扬州，经本处协领胡逊布署理任事。一面以八百里加紧奏报，一面亲历江岸指挥。其管炮者系属汉军，佐领西某见该俄轮船将近，即欲开炮轰击，而胡公力阻其腕，则言暂勿鲁莽，窥其来意如何，再作经权之道。倏而，该轮傍于左岸，仅有小火轮一只驶奔右岸，前来靠于城北，先差通事一名来报特派专员到此投文。该署副都统答云：请到衙门。而去，即有俄员持文到署，捧上公文，拆阅则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公文。‘据俄声请以英人有窥伺东海口之意，拟即带兵星奔古土严防，业经转奉俞允，应即知会查验放行等因。’始知政府已经许可。随即款待来员。询悉俄酋穆君仍居江左船上听候，而该俄员辞出回报，复有穆君驾轮抵瑗。该署副都统率属允迓入署，备饌款洽，极尽睦谊。而穆君复邀胡都护并我各官同到该轮筵会称欢，而散即便开轮下游。继于嗣日即见木排满江遍水，连翩而下，男妇无数，军装、辎重、马匹、器物满载丰富，连过五、六日始形绝迹。孰意胡署副都统因奏此折致有惊驾之说，议以降三级调用之咎。而佐领桂庆因以妄报俄人造叛即行革职。冤哉！此二公罢官后闭门家居，永未预世。迨后印房差人无意之间竟由副都统印匣之中得出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之公文，为先行知会，已允俄国官兵取道东海口，过瑗查验放行等因。始知先有明文，而清公接见或未敢漏，就印匣慎在身傍，随手藏留以备事到同发，以免徒警居民，彼因奉调赴营，起程仓卒，至有疏忽亦未可知……”^⑥

以上记述，说清朝政府同意俄船假借黑龙江，通过瑗琿，不可信，因为沙俄史籍都不曾有此记载。之于胡逊布因“惊驾”、佐领桂庆因以妄报“俄人造叛”获罪也不准确。胡逊布确实“交部议处”治罪，但这是因为其“并未亲率兵丁前往堵御，查问俄罗斯船只”而获罪。^⑦

俄船通过瑗琿后，最后于6月24日、25日陆续驶抵黑龙江下游阔吞屯、随即将大多数俄军布置在阔吞屯，庙街至克默尔湾一带“占据村屯”、“砍木垫道，烧砖盖房，打铁练兵，沿江摆列钢炮”实行野蛮的军事统治。1854年10月，穆拉维约夫返回伊尔库斯克。^⑧

为了在黑龙江沿岸实行屯田占地、输运给养，1855年5月仍由穆拉维约夫率领，第二次非法武装航行黑龙江。这次入侵共出动哥萨克军3000人，分乘120余艘船只，分三批陆续出发。随行的有48名哥萨克“移民”，以马克为首的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的“黑龙江考察队”，及一些西伯利亚商人。运送的主要物资是供加强尼古拉耶夫斯克各炮台火力用的要塞重炮，此外还有大批弹药、粮食和牲畜。首批俄船闯入黑龙江后，于5月27日到达瑗琿附近。署黑龙江副都统、协领富尼扬阿等登船拦阻，面见穆拉维约夫，“将钦奉谕旨剖切晓谕，告以令其由外海行走，不准由内江行驶。”穆拉维约夫置之不理，强行启碇东行。

披着科学家外衣的侵华分子马克这次黑龙江之行，窃取了大量的我国黑龙江沿岸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报。他曾到过当时的大黑河屯，对此有这样的记述：“村中约有四十栋土房，散布于树荫之中，每栋土房附近都有围着篱笆的菜园。”在

他返回的路程中，经过大黑河屯时，曾在黑河过了夜，好心地满洲妇女热情地招待他们吃了一顿窝瓜炖土豆。当地居民还赠送给这帮侵略者黑琴鸡、田鸡、黄瓜、烟叶等礼物。^⑨马克还在瑗珲城逗留了很长时间，当地政府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可是这伙侵略者却偷偷地画下了瑗珲要塞图，途经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五道沟等村落时，偷偷地记下了停泊在港湾里的船舶数。^⑩

为了全面占领黑龙江流域，在穆拉维约夫的精心策划下，沙俄政府又组织了第三次非法武装入侵黑龙江。1856年5月，卡尔萨科夫在穆拉维约夫指挥下，率领大小船只120余艘，运载哥萨克军1660名及大批牲畜、军需物资，分三批从石勒喀河侵入黑龙江。6月2日卡尔萨科夫由10只大艇、一艘炮船和“希望”号组成的俄国船队驶近瑗珲城对岸。卡尔萨科夫来到瑗珲城狂妄地通知瑗珲副都统魁福说：“……除整个夏天都由我方船只往返外，我国部队也要从阿穆尔河口返回上游，为此总督命令在阿穆尔左岸若干地方贮备粮食，派人保护并在必要时给予过往船只部队以帮助。”魁福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卡尔萨科夫还威胁说：阿穆尔河口约有军队1万人，今年还要派5000人左右。并提出要在结雅河口（精奇里江）建立结雅哨所，并在此地驻扎500人。瑗珲谈判完毕卡尔萨科夫即返回沙俄。此后不久，沙俄便在黑龙江沿岸设立了库马拉哨所（在呼玛河口对岸）、结雅哨所（海兰泡附近）兴安哨所（今苏联帕什科夫北面）。^⑪结雅哨所即海兰泡（今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前身，原来在此地附近黑龙江与精奇里江汇合处有我国一个黄河屯，此屯因地势低洼仅有一二户居民耕种，沙俄即在此地兴建的结雅哨所。瑗珲副都统魁福对沙俄这一明目张胆侵略行为曾派员进行劝阻，沙俄军官希尔科夫斯基奉命狡辩地说：各处粮房是暂时搭盖的，秋后就拆毁。但是沙俄说话从来是不算数的。8月21日，穆拉维约夫下令：黑龙江

左岸各哨所沙俄侵略军一律留在“原地过冬”，待明年首次航行时，将他们的家眷、全部家产也迁去，使他们在该地定居下来。接着他又命令卡尔萨科夫建立哥萨克团。并命令卡尔萨科夫所辖步兵、骑兵、炮兵处于战备状态，准备从陆路出兵中国。^⑫

沙俄政府对于穆拉维约夫抢占黑龙江以北地区的行动十分欣赏，并坚决支持向黑龙江左岸大规模进行军事移民。1857年5月底、6月初，在穆拉维约夫和卡尔萨科夫的指挥下，大批沙俄哥萨克及其家属，一些俄国商人和“科学家”，分批从石勒喀札沃德出发，第四次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省。6月中旬，哥萨克军主力七八百人，在亚兹科夫少校率领下，不顾清朝官员的劝阻，由黑龙江上游到达目的地结雅哨所。入侵者一面就地建造营房，屯兵驻守，“演练枪炮”，并在海兰泡架设大炮，对瑗珲军民进行威胁；一面派先遣部队抢占我国黑龙江上、中游左岸的重要据点，为后续部队铺平道路。^⑬不仅如此，穆拉维约夫还断然宣布：“从明年航期开始，凡留在左岸的居民，均属我国管辖。因此，不愿受我国管辖者，皆应及时迁到阿穆尔右岸。”还命令他的部下“只要对方稍有不友好的表现或者集结兵力，分区司令就要进兵右岸，收缴他们的一切武器，并在城内派驻军队和炮队。”穆拉维约夫还命令“假如瑗珲城对面的所有村庄全部迁走，那就派遣一个整连驻扎在该城对面的各个村庄里。”^⑭就这样，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于1857年又侵占了我国黑龙江中上游左岸大片土地。在同一年通航期，又向黑龙江流域“移民”2400余名，其中包括被释放的苦役犯1000名。到1857年末，黑龙江北岸的俄国移民已达6000人。同时，由于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口强行建立了军事哨所，这就把黑龙江上中游左岸所占领区和1857年以前占领的黑龙江下游地区连成了一片，造成了由哥萨克定居黑龙江的事实。

清朝政府对于穆拉维约夫侵略行径曾多次提出抗议，瑗珲副